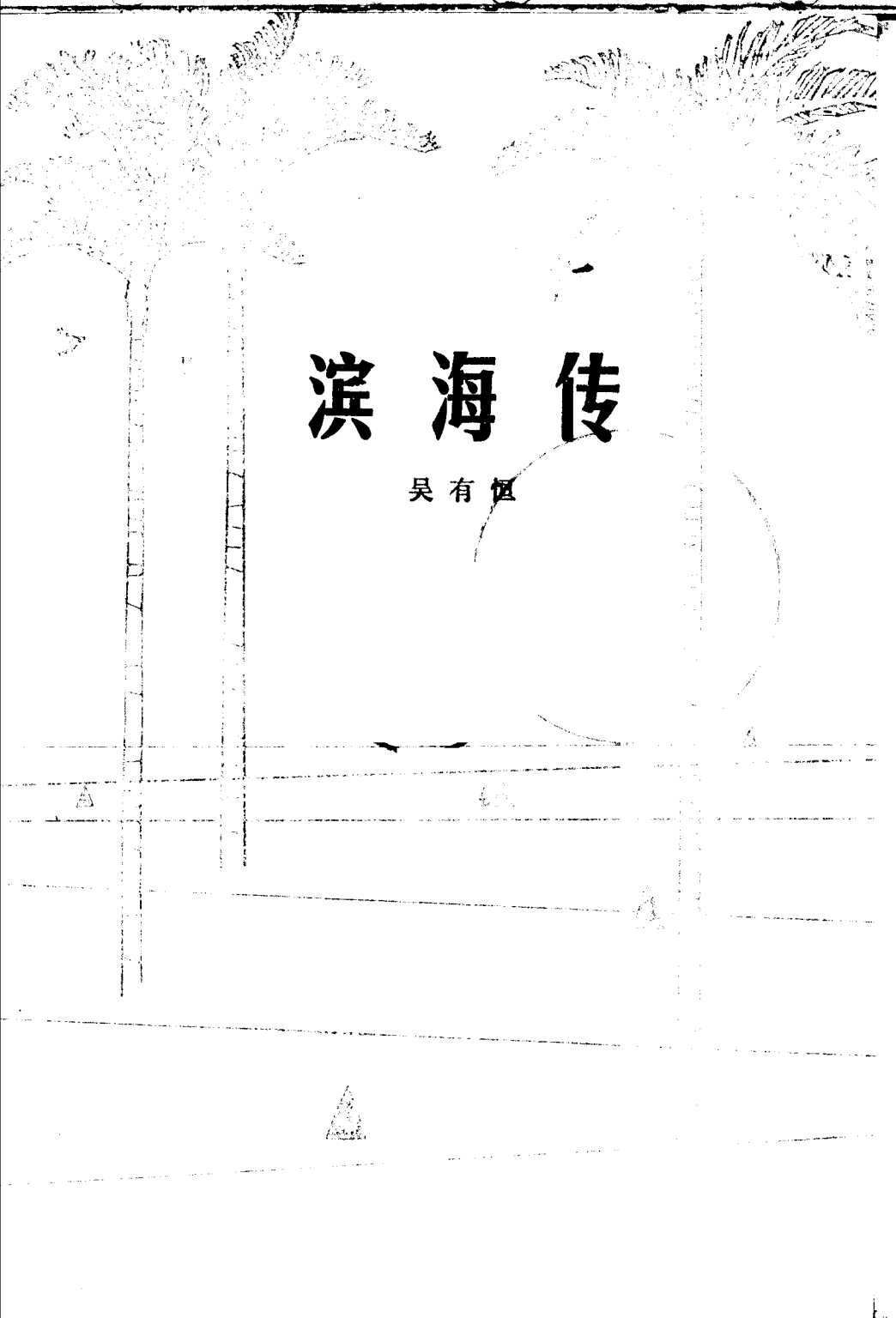




滨海传

吴有恒



滨海传

吴有恒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此严重时刻,我党派梁中、马宏等同志到华南滨海地区担任滨海特委的领导工作。他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深入农村、城市基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与敌人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和掩蔽的合法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利局面。

作品有声有色地描绘了袭击飞机场、巧攻龙母岛、夺军舰、截轮船、活捉小霸王包占元,以及海防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包得奎挨炸丧命和日本特务倪非凡中计就擒等一系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斗争,文笔传神畅达,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富有浓郁的南方生活色彩。

滨 海 传

吴 有 恒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1插图 216,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2,000册

书号 10111·1207 定价 1.00元

序

我暂住新会县，打算写《滨海传》。

十二年前，我规划过要在十年内写九本书，《滨海传》是其中的第一本。和我这以前已写出来的《山乡风云录》、《北山记》不同，《滨海传》写的是滨海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我正开始写，忽然，我们这古称神州的地方竟然出了妖怪，一个恶尸林瞪，即林瞪大王，一个是白骨精。这两个妖头各自窝着一伙妖精，串同一气，此呼彼应，无恶不作，搅得天下大乱。许多事物，许多是非都被弄颠倒了，好的说成坏的，真的说成假的，革命被打成反革命，反革命则伪装成革命。正常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被当为毒草，一概铲除，而那些阴谋文艺，海淫海盗的害人文艺，却被捧为香花，大事鼓吹。我是人，自然不肯写什么妖怪文章。于是我被夺去了写作的权利。我没可能再去想十年写九本书，也不想再写这《滨海传》了。

好艰难才熬过了这十年，我既不能写作，也没有别的什么工作做。十年之间，所见我上面说的那种妖气，纵横弥漫，时或飞沙走石，装腔作势，时或迷蒙变化，似开还合，我是不能不心惊的。偶读唐人温庭筠的《经五丈原》诗：

铁马云雕共绝尘，
柳营高压汉官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
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
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
从此谯周是老臣。

我不禁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温庭筠大概是感于唐代的宦官擅权，奸臣误国而写此诗的吧？他不仅仅是咏怀古迹。而我之所忧又是什么呢？我没敢说。

有时，我也想过，不如还是写我的书，现在不发表，等到将来才发表好了。邪不胜正，真理终归会胜的。可是，虽然这样想，也没能真的就动手写。这样做，是要有一股傻劲的，而我却怕徒劳无功，反惹麻烦。“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我被这种杀气妖星惊吓过，还有点胆怯，怕事不由人。我写过一首诗，表达过我这种思想情绪：

云凝雾滞雨绵绵，
剩腊残冬过小年。
未有春雷堪动地，
偏余夏梦欲飞天。
诗人心事离骚传，
壮士生涯宝剑篇。
杜宇无声芳草歇，

江湖何处着婣娟？

这是旧历小年晚作的。当时，我彷徨无计，生怕孤单，感到寂寞。

终于，到了第十年，即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的十月，动地的春雷进发了。十月小阳春，这春雷是寒冬来临之前，就抢先进发的。一声雷响，最后一个妖怪头子白骨精和她那一窝子妖精们，全部落网成擒，连同在这以前已被诛除的另一个妖怪头子及其同伙，也捆在一起清算。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我不再彷徨无计了，不再生怕孤单了，不再感到寂寞了。就这样，我终于又回到十余年前为了写作曾来过的老地方，住在原日住过的这房子里，写久未写成的《滨海传》。

《滨海传》原已写开了头，稿子散失了，现在只好又从头写起。原来有过一个提纲，也散失了，只好从新拟过。而且，时过景迁，过了十二年，人的思想感受，对事物的观察和理解，总会有所不同，那旧提纲也未必适用了。我住在这里，回忆那打算写的一些人和事，有不少竟已印象模糊，不复清楚了。有些是十余年前还记得清楚，现在记不得的。有些则是十余年前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一九六五年我访问过滨海的一个小城市，这小城市，一九三八年冬，我曾同当时刚组织起来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手中收复过它；以后不久，我又同另一支游击队，第二次进来驻扎过；而第三次来访，则已是过了二十八个年头。战争真残酷，当初同过我一起的那两支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凡是我尚能记得起其姓名的，已在历次战斗中牺牲殆尽了。我问起当年的旧事，竟没什么人知道。但是，在同革命老根据地的群众开座谈

会时，有人提出某烈士的坟破烂了，应修理修理的建议。我感到这烈士的姓名较熟，但记不起其人。经再问才明白，原来就是同过我一起的那游击队的一个小通信员，当时我们习惯只叫他做“小鬼”，不叫他的姓名，因此我不易把他的名字和他这个人联系起来。他同我一起时，才十五岁，初中学生，跟学校的校长——一个共产党员出来参加抗日游击队的。他是过了几年以后才牺牲，被汉奸杀了的，那时他已长大，成了干部了。

那次访问，使我感觉到应当趁我尚能记忆的时候，把我那些记忆写出来，即使仅仅是让人们借以得知过去革命事业的一些影迹，也是有用的。这样，我才起意要写《滨海传》。我访问的那小城市是个边防城市，我站在城中一座高楼上远眺，见边界上红旗猎猎，迎风飘扬。这是胜利了的旗帜，气魄雄大，和当初我同游击队在这里时很不一样。我感受到鼓舞，不觉地就吟了几句词：

红旗劲向西风刮，
屠龙斗罢川原阔。
旧忆入微茫，
登楼望大荒。

大荒苍莽莽，
后浪推前浪。
天畔起朝阳，
花开旧战场。

这时城中繁花似锦，和从前我们在这里作战的时候那种荒凉

状况全不相同，我因此写出结尾这两句。我也感觉到自己老了，革命豪气已日渐不似旧时，需有人催促和驱策，因此写了“后浪推前浪”这句。但是，任是怎样我也想不到这本书竟十余年也写不成，到今天又复从新构思，从新动笔的。

那么，我现在再构思，再动笔，到底又思什么，写什么呢？十余年前我回忆起那些旧事时，已有“旧忆入微茫”之感，现在，那不是微茫之又微茫了么？其实，当初促使我想写这书的，虽是年代较远的一个回忆，但我实在打算写的，却是年代较近的事。我有意地取其记得更多，印象更清楚些。只不过是到了今天，那些在十余年前想起来还是较近的事，这时也感觉到已经很远很远罢了。而这是无可如何的，如果我今天不写，再过些时候，岂不是仅存的一些记忆也泯没了么？这样想，我就有了个早点把这书写成的意图了。

然而我也想过，到底我到此时还将那些遥远的记忆写出来，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古时候，孔子问老子，说他自己熟读了圣贤们的经典，自以为得道了，去周游列国，向七十个当权者解说过，却没有一个肯信他的。他不知道什么缘故。老子答他说：你那些所谓圣贤经典，只不过是过去的人留下的旧脚迹罢了！迹难道就是道吗？那还不是道。孔子回去，苦思了三天，才明白了：原来事物是不断变化的，要自己也在变化之中，才能懂得这变化之道。现在，我写的也只是过去的生活影迹，是否也误以迹为道？我认为不会。其实，我不是在布道。我只是写小说，我只不过是情之所至，记起过去生活中接触过的某些人，禁不住想写写他们罢了。我是个革命者，如果我的革命感情能够通过这本书面有所表达，使读者们发生一定程度的共鸣，和我同其喜怒哀乐，那我就已感到满意，足以自慰自

得了。我只是讲故事，无意于拿什么至理名言，去叫人崇敬景仰。

当然，正直的人，他们的言行，会受到人们的崇敬景仰，这也是自然的。

新会县正当西江的出海处，那地方叫厓门，是有名的古迹。元灭宋时，宋军退到广东，据守于此，与元军作最后一次大战，宋军十万人，全部覆没，大臣陆秀夫背着宋帝昀投水而死，大将张世杰覆舟而死，另一大臣文天祥则前此已为元军所俘，坚决不肯变节，后亦被杀死。后人于厓门地方筑一庙名慈元殿，以纪念当时殉国诸人。又有一石，名为奇石，屹立水中，元将张弘范于石上刻“张弘范灭宋于此”数字以记功。后来明代学者新会县人陈献章（陈白沙）于“张”字上加刻了一个“宋”字，变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又有人刻诗于旁，说明其意。诗曰：

忍夺中华与外夷，
乾坤回首重堪悲。
镌功奇石张弘范，
不是胡儿是汉儿。

张弘范原是汉人，陈献章加的一个字，意义很深刻。

此石记录下多么尖锐而又复杂的一段古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啊！然而可惜，此石已被对历史完全无知的人毁坏了。它被炸了去，建作码头。

我不厌其烦地讲到这厓门的古迹，无非是想说明，有些旧

事，知道一下还是好的。最少，也可以避免由于无知而把本来应该保留的历史性的东西，愚蠢地干脆毁掉。这几天，有一批同志从广州来，去看厓门的古迹，同我谈起此事。我就想，我这小说，还是动手写吧！哪怕它对于过去的伟大革命斗争，只反映了一点一滴，这事也值得做。

就这样办吧！作《滨海传》。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1
一 小丁当.....	1
二 伙伴们.....	12
三 柳三春.....	22
四 拘留所.....	35
五 端午节.....	47
六 反三征.....	61
七 反内战.....	75
八 伤离别.....	92
九 雁飞来.....	105
十 恶姻缘.....	118
十一 解放区.....	132
十二 阴阳界.....	146
十三 雨夜行.....	161
十四 起风潮.....	175
十五 新战士.....	189
十六 新任务.....	202

十七	岑无忌	214
十八	搜学堂	228
十九	国殇祭	242
二十	连珠炮	256
二十一	捉壮丁	270
二十二	告地状	284
二十三	夺军舰	298
二十四	捕蛇者	313
二十五	连环计	327
二十六	大钟楼	341

跋	353
---------	-----

— 小 丁 当

公路硬绷绷地搁在原野上，象一条大蚰蛇拉直了身子，伸过田洋，铲上山岗，向远处继续铲着去。一辆辆汽车，漆着花斑驳的防空保护色，一辆接着一辆，保持间距，向前疾驶。天气很干旱，公路上的沙土被灼热的太阳晒得冒烟，每辆车子疾驶而过，都滚起了一大阵灰尘。车子很多，许久许久了，还是过之不尽，那灰尘也就一阵接一阵，起而又落，落而又起，滚个不停，把整条公路，滚得乌烟瘴气。车子大部分是卡车，车上满载着兵士。那是国民党兵，帽子上有国民党党徽，车子上也漆有那种狗牙标记。有一部分是炮车，有一部分是辎重车。又有少数小吉普车，上面坐着军官。这些车自北向南，向在这里还未望得见的海边开着去。这些车子来得凶，去得猛，风驰电掣，所过之处，飞沙走石，使人见了，觉得这简直是一把把铲子铲了过去，地皮也铲掉三尺，给带走了。这些车子过了许久许久，又过了许久许久才过尽，这时原野才不再咕隆咕隆地响，才渐渐静了下来，才听到虫鸣，见到鸟飞，才感觉到有行人走动。

这时，有一个人从山岗上离公路不远处的一座蘼竹林后面转出来。他大概是早已蹲在那林子后面的，这时候他转了出来，

我们才见得着他的形容。他是个孩子，约十四、五岁，算不得壮健，但也还结实。他赤着上身，皮肤晒得有点黝黑，下身系了条破烂的布裤子，裤脚已扯去了半截，一边长，一边短。他肩上斜挂着一条卷扎起的破草席，席里面不知还包着些什么东西，他把这席包带着，就象带着件行李。他头上象一堆草那样胡乱地长着一堆头发，久未剪过，已看不出它原来是个样子的了。他是个圆脸，大眼睛，薄嘴唇。他从竹林后面转了出来，先在林边站着，向公路上车队来的那方向望了一会，不见再有车来了，他扁着嘴唇，藐一藐嘴，然后转头又向刚才车队的去向望了望，这才呸了一声，吐了口唾沫，还用力地挥一挥手，象要甩掉件讨厌的什么东西，或扑打什么东西似的。他象是生气，这时才渐渐平静下来。他走在山岗上，走向公路，却又象没个目的，见着丛酸薇树，他便去摘那叶儿吃，摘了这一丛又摘另一丛，吃了又吃。看那样子，他是饿了，是拿这东西填肚子，不是吃着玩的。可是，他吃着，见有棵吡吡叶儿树，他便又去摘那吡吡叶儿，卷成个哨子样，噙在嘴里，吹得吡吡响，不再吃酸薇叶儿了。

他正吹着吡吡，忽然，远处又有隆隆之声。他皱了皱眉，不再吹吡吡了，望刚才的车队来路，见又有一辆汽车驶着来，那汽车不同刚才的一个样子，颜色也不一样。那汽车开上岗头，停在那里的一间独立屋前不走了。那屋原是间路头店。孩子见汽车停住不走，他便又从山岗上趑转来，向那路头店走去，要去看那汽车。

汽车停住时，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个子较高，身材较瘦，浓眉深目，穿蓝柳条纹白纺纱便装衫裤，是个商家打扮。一个较粗壮，也是四十来岁，穿工装，是个司机。二人

向店家问：“掌柜的，有饭卖么？”开店的答：“有。”二人说：“好，我们就在这吃了再走。”又说：“一路上过大兵，凡是卖吃的摊档都给扫了，怎你这里没给搅滚？”店家说：“我把东西收在屋后，他们又没有停车，这才没事的。听说这些兵是军情火急，要去北方打共产党的，不知是不是呢？”二人答：“敢情是吧。”说着，店家切了碟白切鸡，盛出两碗饭，二人就在店中吃饭。

小孩来到店门前，见两人在店中吃饭。他又看那汽车。那是当时的一种客货混合车，车箱顶上还有个搁行李包的装置。现在，车箱的门窗都关闭着，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货物。因为没载客，所以车顶也没有行李包。车子停在一棵大榕树下。小孩看过汽车，他便爬上榕树，去一个树杈上骑着坐下，歪斜着身子，吊晃着两只赤脚，象在那上面闲憩耍乐。他骑着的那地方，正当汽车的顶上，他腿一伸，就差不多可以落到车顶上去了。

店中的两个人没见到有这个小孩，他们吃完了饭，一同出来，开了车门，坐进驾驶室里，开了汽车便走。走了一大段路了，忽听车顶蓬蓬作响，有敲击的声音。司机刹住车，二人出来看，见车顶的行李架上，坐着个小孩子，大声呱呱地叫嚷：“你们开车不带眼睛的，过树下时也不小心，差点让树枝把我扫跌下去了！”二人见这小孩气势汹汹地训他们，反而微微一笑。商家打扮的那人说：“噢！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上面还有个搭客。你怎样上了那里去？”小孩说：“我落下来的。在你们刚才停车那地方，我从树上落下来。”商家打扮的说：“好！那就请你下来同我们在一起坐吧！”小孩说：“不，我不下去，我就坐在这里。”司机说：“你下来！同我们一起坐。”小孩说：“不，你们要打我的。”二人齐说：“不打你。”小孩说：“打的。”二人又说：“不

打。”小孩说：“我没钱买车票。”二人说：“不要你的钱，不用买票。”又问：“你到哪里去？”小孩答：“海湾。”二人说：“好的，我们的车也到海湾市，同你一起去。”小孩迟疑了一阵，才仍有戒心地下来，任由二人让他进车座里去。

路上，二人问小孩什么名字，他答：“肖丁当。”司机听了，哈哈地笑了说：“小丁当，好呀！是个小铃铛儿，多响啊！”小孩生气说：“笑什么？人家是个正经的名字，你却笑！姓肖名丁当，不是小丁当，懂吗？”商家打扮的说：“对，不要笑，他蛮有性格的。”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呢？”答：“谁知道？爸妈自小这样叫的。”“你爸做什么的？”“行船。死了在外洋。”当地把做海员这职业叫做行船。“你妈呢？”“造爆竹。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同我一起逃难，被鬼子兵乱枪杀死了。”“啊！……”二人肃然，沉默了一阵，然后再问：“那你怎样生活呢？”答：“打流。我走过广东，走过广西。”“叫化么？”“不，只要有活，我什么都干，没得干时才去叫化。前些日子我还在一间酱园铺子推小石磨，老板日间把我放在铺门口推磨，让街上人来看这是正牌的小磨麻油，晚上还要做数不清的活，做到半夜三更，累得我要死，还有一个子儿工钱也不给。我不干了，要回海湾去。”“回去有亲戚么？”“没有。”“那你又怎样生活呢？”小孩忽然不高兴了，说：“唔，你们老问我这些做什么？我会自己生活的。”他俨然象个大人那样板起副脸孔来，二人就没有再问他了。注意他还饿着肚子，二人想停下车来买东西给他吃，却因为过兵，一路上卖吃食的摊档都散了，只好不停地往前走。

这地区在南海之滨，过去被日本鬼子侵占过。共产党领导当地人民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过几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以后，国民党又从后方调来大批军队，

进攻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兵力处于劣势，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掩蔽活动，或转移去别的地方活动。现在，已是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初夏，日本投降之后大半年，国民党认为华南的人民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蒋介石已经决定发动全面内战，因此他把他在华南的兵力更大量地北调，刚才这公路上过的兵，就是赶到海湾去上船北运的。后面跟着而来的汽车，越往前走，所见公路两旁建筑物上，山石上，刷写着各种标语就越来越多；有日本侵略军刷写的“中日亲善，共同防共”之类，有国民党刷写的“戡乱建国”之类，也有原抗日游击队刷写的“抗日救国”之类，还有“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等等，是人民武装新刷写的。汽车上的两个人，见到这样的标语，往往互相说：“看！”他们似是留心这事物的。他们没再同那小孩多讲话。

汽车渐渐接近海湾，开到一处，路旁有个佛塔，小孩忽叫停车，问他为什么， he 说是尿急得很，要撒尿。车停了，他下了车，却对车上两人说：“我认得这地方，我自己会走了，不坐你们的车了。”问他为什么不坐，他说：“你们好心，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那么好心，懂吗？”再问他，他又说：“我看你们象是有钱的大老板，可又不象个老板，我不明白你们带我去做什么，我不知你们是什么人，我不跟你们去。懂吗？”然后又说：“谢谢！”溜烟地钻进路旁的葵林去了。车上二人互相看看，微笑说：“有意思！”便继续驱车，进城而去。

暂时，我们还只识得小丁当这个名字，偏偏他又不高兴人家叫他小丁当，只许叫他肖丁当，说这才是正姓正名，煞有介事。其实，他确是小嘛！有什么叫不得的呢？他这个人，就是不肯认小，生怕人家不当他是个大人，所以讲起话来，动不动